

# 小学门口 女教师惨遭家长割喉

事发昨晨无锡清扬实验小学,凶手是一名学生的爷爷



惨案发生后,警方迅速将现场封锁 快报记者 刘劲松 摄

## 凶案现场示意图



快报制图 李荣荣

昨日早上7时左右,无锡市一小学发生一幕惨剧:一名年轻女教师身上被捅数刀后又遭割喉,惨死在学校门口,行凶者当场被缉拿归案。据警方透露,行凶者是一名53岁的老人,他的孙子在该小学读书,由于孩子较为顽皮,经常受到校方“惩戒”,于是老者对老师心怀不满,犯下了这桩令人发指的血案。

### 女教师被连捅数刀又遭割喉

惨剧发生在无锡南长区南门外界桥弄的清扬实验小学门前。昨日上午8:50,记者到达现场时,学校的入口及附近一条小街已经围得水泄不通,围观的群众有数百人,警方在案发地的小学门口设置了警戒线。

据居住在附近的居民称,惨剧发生在早上7时20分左右,当时曾有人看到一老者在距离校门仅有数米之远的大门西侧和一年轻女子发生了争执,随后两人产生了身体接触,老者先是拿刀在女子胸口捅了

几刀,女子大喊救命,老者随后又将刀割向了女子的脖子,女子受伤很重,很快倒在地上人事不省。老者行凶后并没有逃跑,而是停在了现场附近。

有现场目击者称,该女子大约二十几岁,是清扬实验小学的一名教师。女教师被捅后的现场异常血腥:脸向下趴着,头朝东,脚朝西,脖子上有一个大大的伤口,鲜血汩汩地流淌,胸前和背部的鲜血将衣服染得通红。

### 女教师是凶手孙子的代课老师

上午9点左右,一副用黄色塑料袋遮盖女子全身的担架

从事发现场抬出,并很快抬至一辆公安局法医检验中心字样的白色面包车,车辆随后离开,据车上工作人员透露,该女子已经死亡,尸体正准备送往有关部门进行进一步检查,而行凶者已被当场缉拿归案。

中午放学时,记者对该校的部分学生及家长进行了采访。有学生向记者透露,死者是该校的五年级朱姓代课老师,主教数学,同时兼任三年级的代课老师。有家长告诉记者,这名教师平时对学生较为严格,对学生也很负责任,班上的学生经常要被老师留到很晚才回家。

另有学生向记者透露,行凶者是该校3年级一名学生的爷爷,今年50几岁,朱老师恰好是他孙子的任课老师。

### 事发前一天凶手孙子曾遭老师“惩戒”

昨日中午,一名自称是知情人士的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行凶老者家住南长区九思弄,平时以养鸡、杀鸡为生,由于孙子平时较为调皮,学校的一些做法惹恼了老者,致使老者起了杀意。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死者姓朱,确为该校的老师,行凶老者姓蒋,今年53岁,他和现

任妻子是二婚,孙子和其并无血缘关系,事发前一天中午,他的孙子由于顽皮受到老师呵斥,并受到不准吃午饭的“惩戒”,孩子回家后将此事告诉了家人。蒋老汉为此感到很生气,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就在学校门口等候。朱老师准备进校时被老者叫住,惨剧随后发生。

警方认为,蒋老汉不仅在案发之前就带了刀,而且将人捅死后并没有逃跑,显然早有预谋。

校方在调查期间曾向警方透露,老者平时对孙子非常溺爱,但他的孙子又比较顽皮,屡次受到学校的惩戒,蒋老汉为此经常来学校和老师发生争吵,显得非常偏激。

### 校方认为与学校没多大关系

事发后数小时,记者和清扬实验小学进行了联系,有关工作人员对于当日发生的事情三缄其口。校方认为,这起命案发生在学校之外,和学校本身并无多大牵连,目前学校教学秩序稳定,相关细节必须以警方的说法为准。

该校的主管部门南长区教育局办公室一负责人表示,目前该局已经获悉此事,并将这一案件向有关部门进行了通报,能向记者透露的只有两点,一是被害者为无锡清扬实验小学的代课老师,二是该案是一起刑事案件,案件正在警方的调查之中。

快报记者 刘劲松 实习生 吴璐



【中国观察之邵建专栏】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教师)

## 晒黑一族:我们能做什么?

5月13日的《新华每日电讯》报道:在经历了晒工资、晒房子、晒情感、晒股票之后,“晒黑”又成为时下炙手可热的话题。

与以往诸多略带炫耀性质的“晒客”行为相比,“晒黑”显然更加贴近民生,其所揭露的问题也是很多人都曾经遇到过的,相似的经历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因此,“晒黑族”的异军突起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是网络时代的赐福,从博客、播客一路下来到晒客,又从晒客迅速跳转到晒黑。前者晒自己,后者晒社会的不公与阴暗。晒黑所公开的内容大多出自晒客自己的经历和遭遇,因而带有网络监督的性质。

比如最近在济南一家影响较大的网站上,有人这样爆料:“向税务机关举报!济南商场饭店中有给假发票的,甚至不给发票的!”在一连串的跟帖中,甚至列出了当地一大串黑心商家的店名。正如网上的评论认为,晒黑是网络上的抱团维权,以披露社会不平而唤起人们警觉。

我最初接触“晒黑”一词时有点不明所以,但当我一旦了解这个词的含义,立即就联想到另外一个词“扒粪”。1947年9月,胡适在天津作过一次讲演,题目是《我们能做什么》。胡适当时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普通人究竟能做什么?其实,今天的晒黑也就是胡适笔

下那些分散的“个人”。在胡适看来,个人可以尽力而为的事有三类,其中第二类,便是“扒粪”。扒粪来自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扒粪运动”。

据胡适介绍,当时美国新闻界兴起的扒粪运动,是出于新闻记者的责任良知。他们目标对准的是大中城市中的“Boss”,即老板。这些人凭借术、手段和各种势力,为霸一方,垄断市场。而扒粪就是有的有计划地和这股恶势力作战,它注重调查事实、搜集证据、研究策略,从而最终揭发黑幕。这个运动由一个女记者带头,结果在全美产生影响,并取得很大成果。讲演最后,胡适呼吁:大家作为个人“要有扒粪精神”,“不怕臭,努力扒粪,调查、揭发……”

可以看出,今天的“晒黑”其实就是当年的“扒粪”。两者在内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并且都是通过个人来完成的。不同的在于,当年美国扒粪运动的主体是新闻记者。今天不然,网络使每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成为记者,至少都可以以爆料。

针对今天勃然而兴的晒黑,我也想提出“我们能做什么”的问题。就目前的晒黑状况而言,它所针对的主要是商家,出发点是维权。我以为,这只是晒黑的一个侧面。发展下去,晒黑就不仅针对商家,而且针对

权力;它不仅维权,同时也督权(监督权力)。因此,依靠网络优势,揭露社会中的权力不公,让权力在权利面前收敛——这既是“无权者的权利”,也是晒黑作为公民的责任,更是晒黑以后的一个方向。

在我看来,最近网络上流传的两个帖子就是针对权力的晒黑。一起是5月9日银川市某区中小学举行运动会。开幕式上各级领导一个接一个讲话,当天气温仅为15℃,台下参加开幕式表演的400名小学生身着单薄的表演服在大风中苦等近一个小时,瑟瑟发抖。另一起是5月中旬陕西丹凤县举行首届文化旅游节,开幕式那天下雨,领导和嘉宾都穿上了雨衣打起了伞。可是坐在他们前面的百余名小学生衣服湿透却既不能打伞也不能穿雨衣,因为这样会挡住后面领导的视线。两起事件各自都配有一组鲜明的照片。它们如此直观地让人感到什么叫“官本位”、什么叫权力、什么叫权力至上。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任何一个时代,如果有阳光就必然有黑暗。晒黑就是用黑色的眼睛穿透黑暗,并把它抖落到阳光下。

但要注意的是,就像扒粪不是泄愤,晒黑也不是攻讦。负责任、讲理性,避免捏造、反对谩骂,这应该成为以后晒黑的基本共识。

## 对于“单位腐败”如何追究责任?

### 今日视点

上海大批房屋维修基金被主管部门用来炒股,记者就此事采访管理基金的上海市房地局时,对方却回应:我们不接受异地媒体的监督。更令记者感到尴尬的是,《上海市商品住宅维修基金管理办法》缺乏对挪用维修基金的处罚办法,属于法律上的空白。

(5月18日《证券时报》)有了国内很多地方社保基金被挪用的案例在先,上海市房地局挪用房屋维修基金炒股一事便令人有了更高的警惕:这个几乎处于监管空白的基金,会不会成为第二个社保基金?

面对记者的采访,上海市房地局的回答倒是很干脆:我们不接受你们的监督。既然不接受媒体的监督,那你接受谁的监督呢?从报道中我们可以得知:无论是建设部还是上海市法制办,同样都称没有办法监督上海市房地局。并且,当地

的基金管理也没有规定对挪用基金者适用怎样的处罚。这样一来,对房屋维修基金的监管几乎就成了一个空白,难怪上海市房地局面对采访会这么“理直气壮”。

我很难相信房地局不惜违规是为了帮助业主的基金增值,所谓无利不起早,上海市房地局之所以违反规定挪用房屋维修基金炒股,无非也是利益两个字作怪,也就是说,用基金炒股得来的收益成为了房地局的小金库。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进行这样的追问:按照规定,房屋维修基金的增值部分应该纳入房屋维修基金,归全体业主所有。为什么上海市房地局就能有办法将基金收益转为自己的收益?如此看似为单位谋利的行为,其责任又应该怎么追究?唯有将这两个问题搞清楚,才能有针对性地完善现有的基金管理。

现在有一个很值得警惕的现象:就是单位谋利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腐败的新形式。从很多地方的权力单位集体侵占经济适用房,再到像上海市房地局这样利用房屋维修基金谋利。表面上看来,这样的腐败形式不像官员个人腐败那么招人痛恨,但其造成的危害也许更大,更可怕的是,在“法不责众”的心理下,这种集体腐败也许会变得更为肆无忌惮。破解这样的难题,关键在于完善责任追究体系,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权力单位的负责人对本单位的集体腐败承担领导责任——虽然表面上看你没有额外谋取私利,但作为领导,你就应该为集体腐败负上责任。

在完善责任追究体系的前提下,更应该严格监管权力部门的资金收益和使用情况,切断他们利用各种权力为己谋利的渠道。没有了利益,当然也就没有了挪用基金的原始动力。唯有如此双管齐下,类似于社保基金大案这样的民生悲剧才不至于反复上演。(霜木)

## 体验穷人生活是一种为官美德

### 公民发言

对美国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来说,用平均每顿1美元的食品券来维持一日三餐简直就是“难以完成的任务”。这是他自觉参加的“体验穷人生活”活动,希望通过亲身体验来说服国会通过相关法案,使政府增加对贫民提供的食品券项目的资金。

(5月18日《新民晚报》)体验穷人生活是一种为官美德。官员以及议员(人大代表)有必要体验一下这种生活,才谈得上了解穷人,才谈得上在制定政策时使用“穷人的经济学”。正像麦戈文说的,官员们不必因为担心一餐而无法入眠,可很多穷人正在过着这样的

日子。你不去体验一下,你就不会知道他们为何对一些“微小”的政策变动如此敏感,就不会知道穷人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理解万岁”口号下,有一个很流行的词:换位思考。这些年,换位体验又一度流行,比如很多城市都搞过交警与的哥的换位体验。如果说换位思考是人对人的一种心理体验过程,那么换位体验无疑是人对人的一种生理体验过程。

有时候,光有换位思考是不够的,你不去体验一下,就无法了解得透彻和全面。如果城管体验过小贩生活,那么他的执法可能更人性化;如果小贩体验过城管生活,那么他可能会对城管多一份理解。

当年若不是温家宝总理路过龙泉村时临时停车,农如熊德明就不会被媒体高度关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也就不会那么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这正是官员有必要体验穷人生活的最有力证据。如果管农业问题的官员不经常到田间地头走走,如果管劳动保障的官员不经常到企业车间走走,如果城管官员不试图体验一下商贩生活而是一味增加城管权力,“穷人经济学”又如何能在公共政策中得到切合穷人心意的体现呢?

温家宝总理说官员都该学一点“穷人经济学”,那就不妨从“体验穷人生活”开始吧。(舒圣祥)